

创作谈

自两端落笔,照见民族魂魄

□吴楠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不是约稿,不是委托创作,是我们发自内心的要做一部剧,要干的一件事。

2012年,我和卞智弘完成电视剧版《十月围城》的剧本创作后,开始想从平民视角去书写历史,特别是对中国人影响巨大的一段历史——抗日战争。我们从小看过很多抗战影视剧,但在三十岁左右,就是2010年前后我们又看了大量抗战资料,包括原始档案记录、学术研究专著以及当事人回忆录和亲历者口述,受到极大的心灵震撼,常常夜不能寐,感觉必须做些什么,我们想写出我们心目中的抗日战争。

立意构思的起点有两个。首先,这场战争我们是怎么打赢的?从底层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熬、煎熬、苦熬,战场上熬尽无数中国军人的鲜血。而战争不只是打仗,老百姓要生活,活下去才能继续抗战,但怎么生活?还是熬,在坚持中积蓄力量。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战争会打多长时间,不知道哪一天将迎来胜利。于是,我们有持久的战争与易碎的和平,有硝烟与炊烟这两条主线索,在这两条线索上,有无数的个体与家庭组成我们的国。

其次,我们想追问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本来是什么样?经历这场战争有什么改变,甚至涅槃重生?这是中国的民族独立战争,也是传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生死关头。传统中国既有士大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气节精神,在战争中体现为“宁为玉碎”以身许国,也有平民百姓坚韧求生、守护家园的草根力量,在乱世中表现为顽强不屈、于苦难中坚守。于是我们有了最初的两个核心人物构思,将军张云魁与厨子孟万福。前者是出身望族的军人精英,在抗战之初就抱定了驱邪赴国难的决心,后者是农村逃荒出来的穷苦百姓,憧憬小家幸福,只想好好活下去的平凡人。但抗日战争的残酷性在于,想玉碎的未必能玉碎,想瓦全的未必能瓦全,无论张云魁还是孟万福,等待他们的都是极致的人生磨难与精神淬炼。他们一个高贵刚烈,一个质朴坚忍,都是民族精神的一端,他们必然会彼此影响,我们想探索他们最终会走到哪里去。

在张云魁与孟万福这两极之间,还有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代表,有大家闺秀丁玉娇,有农村孤女韩小月,有

传统士子张汝贤,有民族资本家田家泰,有小知识分子黄瞎子。“这一个”讲述抗日战争的平行世界就缓缓打开了:在战争与和平两条线索上,他们的价值观会不断被现实碾压,他们会不断彼此碰撞,他们会苦苦寻找出路。

2013年5月,我们完成了故事大纲,2015年9月3日完成详细的分集大纲,编剧田雨加入创作,到2017年2月完成剧本初稿。直到2023年,由现在的总制片人穆小勇介绍,我们与张永新导演见面。我们都是“70后”,背景相似,志趣相投,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张永新导演在《觉醒年代》后看了100多个剧本,最后决定拍摄这部作品,同时对剧本进行调整,主要是“去传奇性”,因为他觉得传奇与悬浮有时候只有一纸之隔。我们开始修改剧本,核心思路是更坚定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追求细节真实,去掉任何有悬浮感的传奇性。

今天看到的故事与初稿剧本差别其实很小,但我们却扎扎实实地重写了一遍又一遍。重写的角度与难度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现实主义创作若摒弃类型化与情节化,就要依靠更扎实饱满的人物,更准确真实的细节。比如,初稿中战争场面并不少,但流于类型化,为此我们大量查阅战时文献、报道与文学作品,努力沉入战争现场,真正理解了“我们的武器就是我们自己”的悲壮,找到了“军装就是我的棺材”这样的台词。

再比如,初稿后半部分的上海线一度落入了谍战剧类型套路——孟万福被76号错认为张云魁,他在丁玉娇帮助下,将计就计与敌周旋,这种方式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深度与力度。要想不陷入类型窠臼,就必须从更广阔的历史真实中寻找戏剧性。我们重新研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原始档案,以及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时候一整本书看下来,只为找到一句话或者一个描写,因为那句话或者那个细节让我们能一下子触达当时那个人——他怎么生活,怎么思考,怎么说话。剧中丁玉娇到上海租界后找不到工作,被编当“向导员”的段落,就是从某篇报章中的“向导员”这几个字产生的想象。当然有时候,又是先有了某个艺术想象,再从史料中去寻找印证,比如丁玉娇从卖血到献血的戏剧转折。

以创新影像表达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希国际合拍纪录片《神遇: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主创代表围绕该片的创作理念、艺术创新、国际传播价值等展开研讨,共同探寻国际合拍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路径。

《神遇: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积极响应习近平主席给希腊学者的复信精神,由中国、希腊、英国三方团队跨国协作完成的纪录片作品,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丝绸之路视听工程”重点项目。该片以孔子与苏格拉底两位思想巨匠为核心,借助AIGC、三维重建、大语言模型等前沿技术,实现

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据悉,团队未来将持续打造“神遇”系列IP,探索构建AI数字思想智库,以媒介力量助力文明交流互鉴。

与会者认为,该片秉持平等、包容、开放的文明观,让东西方两大古老文明在对话中相知、在思辨中共鸣、在交融中升华。全片通过双线叙事打破时空壁垒,将前沿AI技术与厚重人文底蕴有机结合,用鲜活的视听语言诠释深邃的思想内涵,让先贤哲思变得可感可触,既兼顾了历史题材的严谨性,又赋予作品贴合时代的传播活力,实现了技术创新与人文表达的双向赋能,让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碰撞更具感染力。

专家研讨综艺节目《色彩中国》

节目总导演王一涵表示,从2025年用XR技术带领观众“走进”古画、AI再现唐三立舞台形象,到2026年实现“对话群贤”的跨越,团队始终勇于创新、精益求精。与会专家认为,节目以传统色彩美学为内核,实现了传统美学的当代转化,色彩不再是装饰而成为叙事动力。AI技术活化了文化符号,虚拟技术构建了沉浸式场景,前沿技术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不竭动力。有专家建议,第三季可进一步强化电影思维,让具体人物贯穿全篇,增强叙事连贯性;让技术进一步隐身、艺术更加显明;注重现实关联性,突出“情”字,让节目既有史诗气质又有情感温度。

折。史料是史料,剧作是剧作,现实主义创作绝不是要复制现实,而是借由细节真实与艺术形象真实达到心灵真实。丁玉娇在献血之后复遭欺凌,这才有了她最具爆发力的一段告白与后续的成长转变。

第二,我们更坚定了从普通民众角度去书写抗日战争,从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根脉的角度切入,重新理解这场战争。初稿里没有写中秋节,但我们和导演在第二次交流中,就同时意识到,可以把九次中秋节拎出来写,因为月亮这个意象寄托了我们民族太多的情感。写他们如何过中秋,比编织任何情节都更能写出那时候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写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与彼此间的情感连接。1937年中秋节,淞沪战壕里将士们的《满江红》合唱,与南京防空洞里老百姓的“茶话会”,加上武汉小月与俞小姐的抒怀感悟,令人悲凉又温暖。1938年中秋节,张汝贤因误会田家泰是汉奸而出走,被万福与丁玉娇找回后,田家泰来看望万福,昏迷中的万福把田家泰误当成万福,说出“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生气?中国人生起气来,要让山岳崩裂,风云变色……”而这番话在无意中震撼与激励了田家泰。这几个人完全是一家人,却在了一起过了一个如此饱满、跌宕、温情的中秋节。

如何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写战争与战争中的人?《诗经》中有战友间慷慨悲壮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有战士与亲人间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屈原有“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汉乐府中有“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泉下战死,弩马徘徊鸣”,其中既有不畏强敌、挺身而出的风骨,也饱含对亡魂的深切缅怀。我们三个编剧今天写抗日战争,就是想继承这种书写传统,希望剧中的某些段落,能带给观众如上述诗篇般的心灵冲击与精神洗礼。我们所有主创都在发自内心地做同一件事:向抗日战争中的所有英烈与受难同胞致敬,向在抗日战争涅槃重生的中华民族致敬,向引领近代中国走出苦难沉沦、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共产党致敬。

(作者系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编剧)

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据悉,团队未来将持续打造“神遇”系列IP,探索构建AI数字思想智库,以媒介力量助力文明交流互鉴。

与会者认为,该片秉持平等、包容、开放的文明观,让东西方两大古老文明在对话中相知、在思辨中共鸣、在交融中升华。全片通过双线叙事打破时空壁垒,将前沿AI技术与厚重人文底蕴有机结合,用鲜活的视听语言诠释深邃的思想内涵,让先贤哲思变得可感可触,既兼顾了历史题材的严谨性,又赋予作品贴合时代的传播活力,实现了技术创新与人文表达的双向赋能,让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碰撞更具感染力。

(王冕)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锅碗瓢盆的碰撞、夫妻之间的冷战、父母子女的隔阂,这些被关在家门内的纠葛,常常因为太过私密、琐碎,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而被认为不该由法律这把尺子来丈量。近日,一部围绕家事审判的电视剧《家事法庭》用一系列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案件,讲述了当代法官如何用心、理、法来断家务事。由此自然引发了作者的思考:如何丈量家庭与法庭的距离?家事成为案件之后,法律究竟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

说不清的家务事也有了说理的地方

在司法题材剧中,司法处理的往往是涉及大是大非、人命关天的案件,《家事法庭》则将视角转向日常可见的家庭纠纷——抚养权争夺、婚姻破裂、赡养推诿、遗产分割等,这些贴近生活的家事进入庄严法庭,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与代入感。剧中既有贴近现实的婚姻矛盾,也有看似琐碎却真实上演的家庭冲突:夫妻因饮食口味争执不休、丈夫饲养宠物引发矛盾、父亲因探望子女受阻心急拦车等场景,乍看与严肃法庭氛围格格不入,却真实还原了家事案件的复杂样貌。这些源于生活又经艺术加工的故事,打破了司法与家庭的边界,让原本隐匿于家门之内的情感纠葛、人伦困境,被纳入公共法律框架之中评判。

《家事法庭》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映照,剧中的故事、场景与情感,折射出普通人真实的生活困境与价值思考。家事案件围绕特定身份关系纠纷,以及由此身份衍生出的各类财产纠纷产生。按照我国案由分类,凡涉及婚姻、抚养、监护、赡养、继承等纠纷均属于法律规定的家事案件范畴。这部作品让司法不再遥远而冰冷,而是延伸至司法肌理的细微之处,为原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家务事,提供了讲理明法的平台,也让大众看见司法在处理家庭私域问题时的尺度与温度。

承认自身边界却不放弃调解的努力

司法不是万能的,它只能以法律的方式处理问题。司法的限度首先在于它必须面对话语的差异与转换。由于家事与法律运作的不同,日常话语与司法话语呈现出显著差异。在纷繁复杂的事实中,司法需要翻译、筛选其中的重要信息。只有把夫妻间的委屈、父母子女间的隔阂,翻译成法律可以理解和处理的语言才能够实现司法运作。司法无法直接应对口味是否不合,只能处理感情是否破裂。因此,红汤白汤的争执需要被翻译为生活习惯差异,地板勾缝剂选白色还是黑色的纠纷需要被翻译为夫妻双方在处理共同财产时的权利行使与义务履行。

其实,更重要的翻译,是对人心、对当事人真实诉求的翻译。这也带出了司法的第二个限度,即司法有所能为、有所不能为。正如剧中法官沈谢秩在独白中所言:“法律的天平能够称量财产份额、斩断债务纠葛,却难以丈量那更无形也更沉重的存在——亲情。”判决可以明确抚养权归属,却无法分割亲子关系。于是,调解成为这种话语转化的重要机制。剧中,被拐儿童的血缘亲人将养父母告上法庭,孩子、法官都面临生恩与养恩的纠结。从日常话语理解,双方都希望能与孩子一起生活,落实为法律诉求便是抚养权的归属。如果法官仅仅做出抚养权归某一方的决定,已经发生冲突的两人很可能老死不相往来,最后受伤的还是对二者都有感情的孩子。通过调解,法官沈谢秩使得双方都接受了孩子暑假与亲生家庭一起生活的方案。这既尊重了孩子的真实意愿,也为两个家庭留出缓冲与友好交往的空间。

当家事进入法庭,法律能做的是界定相关法律权利与义务,法官则要在此之上洞察人心、弥合关系。生效的判决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因此家事法庭的判决作为法律运作结果,将对家庭如何处理关系与财产产生重要影响。当事人可能因为判决而改变行为,也可能因为调解而重新对话。但家庭生活最终如何继续,彼此之间是修复还是决裂,是和解还是怨恨,都取决于当事人意愿。由此观之,司法的限度是现代功能分化的必然结果。家事法庭能做的是承认自己的边界,却不放弃调解的努力。

塑造鲜活而真实的人物群像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认为,法治的进步不是某个超级英雄的独角戏,需要各方主体各司其职、协同努力。如果把法律比喻为一个圆,那么公平正义就是法治的圆心,法律体系的周延性追求的是对各类社会关系和公民权利形成无漏洞、无重叠的完整覆盖。当法律之间存在空白或相互打架,法治之圆就会出现缺口或重叠,法治的保护功能就会打折扣。而这正是各方努力的方向——让法治之圆越来越周延,让公平正义的圆心越来越清晰。法治之圆的构筑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立法者、法官、律师、检察官、学者乃至全体公民共同努力、持续完善,让法治真正覆盖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家事法庭》最动人之处,就在于它刻画了一群投身法治建设、鲜活又真实的人物群像。

剧中的沈谢秩是一名拥有成长弧光的法官。起初,他只注重流程高效,为当事人快速作出判决。当这种刚性思维遭遇家事法庭案件的磨砺后,他逐渐蜕变为一个兼具法理与温情的司法者。当法律的威严被赋予人文关怀,公平正义也有了更柔软的诠释。剧中塑造的法官形象,还有沉稳睿智的副庭长舒静、守法又不失温情的余乐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家事法庭法官应有的职业模样。律师秦睿同样在办理家事案件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既为当事人争取利益,也注重化解家庭矛盾,他们的互动展现了律师与法官之间的理想状态,基于二者的良性合作共同促进当事人及其家庭修复关系、弥合裂痕。正如该剧主创深入基层法院采风调研时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些司法工作者反复沟通、深入调解,一次次在情与法中权衡,最终找到了矛盾纠纷的最优解。

“清官难断家务事”是古人对司法边界的朴素认知,“法官能断家务事”则是家事法庭向这个时代递交的一份答卷。以法为针,执情为线,法官在一针一线间缝合好破裂的家庭。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判定输赢,更在于破镜重圆。法治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宏大的立法中,更体现在每一个基层法官耐心的倾听里、每一个律师为普通人权益的奔走里,每位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认同里。轻敲法槌,叩开家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好剧,还通过剧中家事法庭的能力与限度,看到法治中国不断前行的坚实脚步。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法治文化专业博士生)



《家事法庭》剧照

法官能断家务事

——观《家事法庭》有感

□陈燕晴

警惕微短剧“预制”倾向

本报讯 4月10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第64期影视大讲堂“新大众文艺视阈下的微短剧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2025年,中国微短剧创作规模逾千亿元,艺术质量上有了较大提升,美学层面上呈现出多样化、精品化发展趋势,涌现出诸如《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家里家外》《法官的荣耀》等现象级作品。与此同时,微短剧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极端价值观表达、题材猎奇等创作问题还未彻底根治,生产、营销、播出等环节尚存优化空间。与会专家围绕微短剧发展现状与问题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其高质量发展。

专家谈到,微短剧创作要警惕两类“预制”倾向。一是模式化、套路化、同质化的创作。当前部分微短剧存在题材高度重复、一味追求话题等问题,仅靠强烈情绪刺激以及前后反差叙事,最后必然导致逻辑混乱。二是AI的滥用。过于崇拜效率、忽略创作者与从业者生存发展的做法并不可取。我们需要在科技进步中注重效率与公平,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守住行业规则与创作伦理。专家认为,下一阶段的微短剧行业需要完成从爆款逻辑向经典逻辑的跨越。爆款逻辑依赖数据筛选,追求点击率与转化率,生产的是“一次性消费品”;经典逻辑依靠观众对人物和情境的持续投入,追求情感共鸣,做的是“可积累内容”。爆款逻辑不应成为行业唯一标准,关键是要将经典逻辑嵌入爆款逻辑,最终实现对人心与精神的观照。

(许莹)